

当代名家精品珍藏
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

菩提醉了

Puti Zuile

刘醒龙 /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刘醒龙

当代名家精品珍藏

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

菩提醉了

Puti Zuile

刘醒龙 / 著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菩提醉了/刘醒龙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 11

(当代名家精品珍藏)

ISBN 978-7-5396-5000-5

I. ①菩… II. ①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8089号

出版人:朱寒冬

丛书策划统筹:朱寒冬 岑杰

特约组稿:上海之冠文化

责任编辑:岑杰 姜婧婧

装帧设计:丁明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63533889

印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4.5 字数:350千字

版次: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者介绍】

刘醒龙，湖北团风县（原黄冈县）人，生于古城黄州。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委员。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凤凰琴》《秋风醉了》《大树还小》《挑担茶叶上北京》等。出版有《威风凛凛》《一棵树的爱情史》《圣天门口》《蟠虺》等长篇小说十一部，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及散文集多部，中短篇小说集约二十余种，长诗《用胸膛行走的高原》。曾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大奖、第一届中国当代文学院奖长篇小说大奖、第一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终审团奖、联合文学奖等。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自序

不含饱和脂肪酸的写作

这几年看到年纪相仿和不相仿的同道每有长篇之外的小说新作刊载或出版,便情不自禁地掐指细数,不知不觉中自己竟有十几年不写中短篇小说了。因为去远,所以回头。因为日久,所以怀念。特别是当旧作反复结集,哪怕名目上有着实实在在的理由,在心里总有愧疚之嫌。毕竟还是一个大活人,还在写着其他文字,并时常有其他文体的作品公之于世,凭什么偏偏看中短篇小说不顺眼,与中短篇小说过不去,说不写就不写了呢?

不算互联网上的写手,这世界很难找到不热衷中短篇小说的写作者。正如这世界不可能有不热爱青春的过来人,尽管青春充斥着这样那样的错乱与失误,也免不了时常来一场刻骨铭心的伤痛与憾恨,无论如何,青春都是只有一次的人生中华美绚丽、浪漫风流之最大魅力所系。中短篇小说在文学中的意义,正如人生必须打造的青春,那些艺术上的缺憾,因为活力强劲使之成为不足之美。那些文本中的粗糙,因为意气风发使之更显瑕不掩瑜。这时节的写作是春与夏的奏鸣,是花蕾与花蕊的重唱。我留恋这些不含饱和脂肪酸的

写作,留恋这些从没有氧化自由基的血液中流淌出来的作品。

这样说并非嫌弃长篇小说,更非妄指长篇小说是动脉粥样硬化,是低密度蛋白脂肪和胆固醇超标的写作。长篇小说需要成熟大器,也更看重沧桑繁复,感觉上更像将家中珍藏的老酒留到夜深人静时孤独举杯与天对饮,这些关键点的存在,让我对长篇小说怀以格外的尊崇心态。也正是这样的心态才令人不得不深情地怀念以青春热血为才华源头的中篇小说写作。

如果能从别处借到十年时光,我一定会承诺好好地写上二十部中篇小说。在青春的背景下,半年一部,一年两部,一点也不难。只是谁能从白云的缝隙里,拉着苍狗倒退,哪怕只是小小一步或半步?所以我只能对着《暮时课诵》,怀念那些仿佛还在眼前的同事们在东坡赤壁一侧破旧的办公室里的谈笑机锋。更留恋那种一边聊天一边写小说的岁月华彩阶段。春天的时候,曾经重回武汉市南郊那处过去叫纺织疗养院的地方,多数建筑变奢华了,偌大水面也小了许多,唯独那栋曾小住一阵,日夜听着秋水归雁写作《挑担茶叶上北京》的小楼,依旧一幅当初模样。在小楼内外徘徊,分明还能听到每天写作十几个小时的与寂静相差无几的动静,只两个星期就能完成了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和《分享艰难》的写作。而现在,即便火烧眉毛,刀架在脖子上,也决不可能每天写作十小时以上。《村支书》的写作是这本集子中最早的,那一阵人还在古城黄州,常常因各种各样的缘由到赤壁山上行走,并于林间

小路上听到散步的老者们闲聊，并在不经意中，将偶然听来的人与事写进了小说。黄州虽然是我的出生地，那时对她却不熟悉，正是在必须重新熟悉的故乡里，我才能狠狠地揪住了青春的尾巴，在十几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写出《村支书》《凤凰琴》《秋风醉了》《暮时课诵》《菩提醉了》《白菜萝卜》这些中篇小说。不比现在，一部长篇写完，需要调整几年才能进行新的写作，那时候写中篇小说，简直就像流水线上的作业，只要没有停电般地睡着了，睁着眼睛就能动笔。

青春真好，再好的青春也躲不过告别的。当初下决心似乎一点不难，隔了十几年回头再看，才发现其难度同样难于上青天。从一九九九年开始放下中短篇小说不写，十几年过去，早先那种疯狂搏杀一阵，然后浪漫潇洒一回的写作状态，越来越成为一种去而不返的梦想。我有必要问问自己，为什么如今不关手机，不断交际就不能写作？为什么如今必须待在熟悉的书房里，换到哪怕是五星级的胜境也会找不着属于自己的独特语言？一个作家总要选择某种文体来安身立命，在我越来越依赖于长篇小说时，我也越来越愿意回顾早前相关中篇小说写作的形形色色，为着纪念，更是为着开掘新的境界与深度。

劉雁歌

2014年10月21日于斯泰国

目 录

自序：不含饱和脂肪酸的写作 / 1

挑担茶叶上北京 / 1

白菜萝卜 / 52

菩提醉了 / 103

凤凰琴 / 173

村支书 / 230

秋风醉了 / 277

暮时课诵 / 341

大树还小 / 371

音乐小屋 / 421

挑担茶叶上北京

今年的第一场北风从昨天天黑之后开始，刮了整整一个晚上，早上起来时满地一派萧瑟。门洞和台阶上，枯叶与杂草铺了厚厚一层，一些勺子似的枯叶里盛着浅浅的尘土沙粒。稻场上干净得如同女人那搽过雪花膏的脸，黄褐色的地皮泛着油光和油光中厚薄不匀的粉白。田野上滚动着带着牙齿的干燥气旋。往日绿色的风韵犹如半老徐娘，眼见着扛不住那几片飘飞的枯叶的诱惑与勾引。飘飞的枯叶是只鬼魂，一会儿上下跳跃，一会儿左右回旋。它呜呜一叫，衰败的消息就响彻了田野。

石得宝嘴里叼着牙刷往门口走，他看见石望山扶着一把竹枝扫帚站在稻场中间。石望山是他的父亲。他父亲每天总是起得很早，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家门前的这块稻场。通常被夜幕蒙盖了一回日落日出后，稻场上总会堆有十几堆冒着热气的猪粪狗屎。鸡公鸡婆除了也做做小巧玲珑的齷齪之事外，一早起来总在这空荡之处使劲地筛着痒，抖落笼中憋坏了的羽毛，把地上弄成茸茸的一片。还有禾草枝叶，这些无翅无脚的东西，永远都会在黑暗中不声不响地来到稻场上。垅里能看见石望山扫地的人不是很多，他们通常只是看看被石望山扫得干干净净的稻场，然后提着裤子钻进稻场边各家的厕所。父亲在风中伫立，北风用头和尾戏着他的衣襟。石得宝刷完牙，一仰脖子咕噜噜漱了一阵，他猛一吹，口水喷出很远。

“这地不用扫了！”他说。

“天变冷了，早上别让风吹着，回屋吧！”他又说。

石得宝说了两句，石望山没有理他。地上有两行蹄印。一行是牛走过的，一行是猪走过的。石得宝感觉父亲也发现蹄印了。他望着父亲放下扫帚去到庭檐上取了一把锄头，然后一个个蹄印地修整那些小坑小凹。石得宝转身进屋，但那大的蹄印像是踩在眼睛里，小的蹄印则是踩在心里。他有点叹息父亲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妻子在房里唤了一声，石得宝连忙过去，见她是要解手，就扶着她下了床，走到马桶边坐下。屋子里水响一阵，他又过去扶着妻子回到床边。妻子往床沿一趴，要他拿条热毛巾帮忙揩揩下身，说是被马桶里溅起来的水弄脏了。石得宝拿来毛巾替她揩干净时，她嘴里不停地埋怨丈夫不该又起晚了，又倒不成马桶。

妻子从前四天开始就在发烧，而且不想吃任何东西，医生来看过两次，总说是小毛病不要紧，但发烧总不见退。人虚得骨头像棉花做的，连马桶也无力端出去倒。

石望山自己这一生没有给女人倒过马桶，他也不允许石得宝做这伤男人阳气的下贱之事。石得宝在妻子病倒之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父亲的监督之下，父亲怕他夜里偷偷给妻子倒马桶，将前门后门都上了锁，不给他以任何机会。石得宝没敢将这一点告诉妻子，只说自己趁早上父亲还没起床时去倒马桶。但是父亲每次都比他起得早。

妻子在床上躺好后，石得宝用手摸了摸她的脸。妻子将他的手从脸上取下来搁到自己胸脯上，要他捏一捏。石得宝捏了两下，不忍心再捏，虽然心里有些挂惦，他还是能克制住。妻子说对不起他，让他天天受累，自己又没办法慰劳他。他正想说老夫老妻的怎么还说这种话，石望山在外面叫起来。

父亲指着光秃秃光溜溜的小路远端。

“那是不是会计金玲？”父亲说。

“好像是她。”他回答说。

“我看就是她，你瞧那一双手摆得像电视里的人。”父亲言语中有些不欣赏的意思。

“这一大早，她跑来干什么？”石得宝问自己。

花花绿绿的小点点，从树梢慢慢滑到树根。山坡上的小路是挂在稻场边那棵树叶几乎掉尽的老木梓树上的。老木梓树下落叶铺成一片金黄，树上雪白的木梓树子衬映着粗黑的树干。金玲从这样的背景里出现，让石得宝多多少少吃了一惊。

“这么大的坳子，怎么就你家的两个人起来了？”金玲脆脆地说。

“难怪大家都要选你当村长，几代人都这么勤快。”金玲又说。

“还不如你哩，你一大早就赶了这么远的路。”石得宝说。

“哪里，我昨晚在得天副村长家里打了一通宵麻将，我赢了他们，不好意思提出散场，只好奉陪到底。”金玲说。

石得宝本来要提醒她，女人打麻将不能太熬夜了，一记起妻子正躺在床上养病，就没将这话说出口。他只问了问都是哪四个人，听说除了她同副村长石得天，另两个人也都是村干部，他心里就不高兴起来，忍了几下没忍住，就责怪他们不应该老是几个村干部在一起搓，最少也应该叫上一两个普通群众，免得大家说村干部腐败。金玲不以为然地分辨道，如果同群众一起搓，群众赢了当然无话可说，若输了说不定他们会背上欺压群众、鱼肉百姓的罪名。金玲的话让石得宝笑起来。他将金玲让进屋。金玲没说正经事，却先进房看望石得宝的妻子。两个女人拉着手说话，石得宝站在一旁，心里在不停地盘算可不可以叫金玲帮忙将马桶倒了。他正在

琢磨，妻子自己先开口了。

“病了几天，马桶也没人倒。”妻子望着金玲。

“男人都是这样，别作他们的指望。”金玲说。

“想叫人帮个忙又没气力喊。”妻子还在这上面绕。

金玲却岔开话题，劝她还是早点到镇上去找医生会诊一下。石得宝忽然生起气来，他冷冷地告诉金玲，这事不用她操心，他已经准备好，早饭后就送妻子到镇医院去。金玲不在意地说他们本该早点去，时间拖长了病人吃亏。金玲接着告诉石得宝，镇里通知他今天上午去开会，任何理由都不许请假，不许找人代理。镇上的会多，领导们总在布置任务。因为镇里住着地委的奔小康工作队，石得宝以为又是讨论落实检查总结前一段奔小康活动的情况，就叫金玲统计几个数字，好在会上汇报。石得宝要金玲赶快回去，将那些数据准备好，早饭后在公路边等他。金玲却当即将一组数字报给了他：村办企业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一，人均收入增长百分之十九点四，等等。看着金玲那口报鲤鱼十八斤的模样，石得宝在屋里找开了笔记本。找了一阵总算找着，他拿着笔记本一对照，立即指出金玲的数字不对，特别是村办企业，明明白白地只增长了百分之六。金玲告诉他，昨天镇里派人下来要数字，说是要，其实是摊派，全镇要求的增长数字是百分之三十。石家大垌村一向是拖后腿靠别人来填空洞，所以镇里只给他们前面的那些数字。石得宝想了想，让金玲将她上报的那些数字都写在他的笔记本上。金玲一边记一边告诉他，镇里的数字也是县里压下来的，而地区压县里，省里压地区。中央压没压省里，他们都不晓得。

“中央不会搞假的！”石望山在一旁突然说。

“那是那是。”石得宝边说边朝金玲眨眼。

金玲没有接话，她又提醒一次石得宝，别忘了去开会，也别迟

到。石得宝晓得镇里召开村长会议，谁迟到就要罚谁。金玲走后，他就忙开了，一会儿做饭，一会儿又去招呼妻子洗脸换衣服，同时又吩咐父亲到门外去张望，托人捎个信，叫昨天约好的拖拉机提前点来。

拖拉机来时，已快八点钟了。镇上的会总是九点钟开始。石得宝拿了一只躺椅搁在拖拉机上，又将拖了一床棉絮垫上，这才扶着妻子上去坐好。一路上妻子直想吐，拖拉机停了几次，每次她虽然呕得比拖拉机的声音还响，但什么也没吐出来。

“我这呕吐怎么也会来假的哩！”妻子不好意思地小声嘟哝，石得宝这才晓得她一直在听着他们的谈话。

到了东河镇医院，免不了一番忙碌，挂号、就诊，石得宝都是来回跑着步。后来医生开了一张条子，要石得宝领上妻子去抽血化验。他一打听，光这一项就得花一个多小时，心里就有些急。他同妻子商量几句后，就叫开拖拉机的小严帮忙照看一下，他到会场上转一转就溜出来。

他在镇委会院门口迎头碰上了丁镇长。丁镇长见了他很不高兴，说他迟到了十五分钟，丁镇长用手指磕得手表梆梆响。石得宝到会议室一看，全镇十五个村的村长已到了整整十位。大家都是熟识的，一见石得宝进屋，就有人同他开玩笑，问他是不是同村里的女会计一起到镇上逛街了。有人装作不明白，故意问是怎么回事。于是又有人将石得宝前两年为了物色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会计，特地在全村搞了一次石家大垵小组评选活动，历时半年，还聘请了几位城里的评委，但评委主任是他老婆，最后终于选出一位让他老婆十分满意的女会计来。最后一句话让大家哄堂大笑起来。那人在笑中补充一句，说石得宝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他自己的意思本来准备叫“是得抱”，老婆非让他叫“石得宝”。石得宝慢吞吞

地反驳,说那些人的思想一点也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懂得利用人力资源,女人丑不怕,就怕不会利用。他用手指指着笑得最响的那些人,说自己如果将来有事找他们办时,就派一个丑女人去,一天到晚跟在身前身后,让他们恶心得吃不下饭,最后绝对只有乖乖地将事情办了。石得宝这一说,大家突然都有了发现,纷纷说这一招用在讨债上肯定灵,让一个满头癞痢、不说话嘴里也流涎三尺的女人往那些平日美女如云的老板办公室一坐,不出半个小时,就会有人将现金支票送过来。说着话,大家还要拿石得宝取笑,说这是不是他老婆用来对付他的高招。石得宝要大家别说他老婆,他说她现在躺在医院里还不知祸根在哪儿,别让她在那边打喷嚏,加重了病情。

正在这时,丁镇长走进会议室,问大家为什么笑。大家都不说话,石得宝主动说他们笑他找了一个丑女人当村里的会计,是成心想减少来村里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的食欲。丁镇长板着脸叫他们别这么损,他说自己若真的想在哪个村吃饭,就是满头癞痢的女人坐在对面,他也照吃不误。他这一说,一屋的人再次哄笑起来。丁镇长开始以为是自己的幽默所致,他马上发现情形并非如此,便半是恼怒地说他今天一定要好好收拾一下这群地头蛇。大家以为接下来会宣布开会,哪知丁镇长又出去了,他说哪怕缺半边人也不开这个会。

丁镇长说得出做得出,有一个村来的是副村长,他当即将其撵回去,非要村长自己来不可。石得宝坐在会议室里,心却飞到医院了。熬到十点半钟,丁镇长才宣布开会。他第一件事就是收会议迟到的罚款,钱不多,每个迟到的村长只需掏五角钱,但必须由迟到者亲自送到主席台上交给他。石得宝掏出钱往前走时,脸都红破了。第二件是由他自己宣布,自己在镇党委书记老段到地委党

校学习期间全面主持镇里的日常工作。他说完主旨后顿了顿,石得宝以为他是要掌声,就带头鼓掌。四周有响应,但不热烈。丁镇长在主席台上说着那些可说可不说的话,石得宝在台下想起别的。现在冬播已结束,按季节是上水利建设项目的时候了。但段书记走前布置工作时已明确说了,今年镇里不搞大型项目,由各村自己安排,项目宜小不宜大,让老百姓有个休养生息的空隙。另外一个就是计划生育,因为就要到年终了,年前年后结婚的青年,差不多都在这时候生孩子,许多生二胎、三胎的往往也夹在其中浑水摸鱼,所以一到年底总免不了要大抓一阵计划生育工作。

石得宝没想到丁镇长布置的具体任务只是每个村向镇里交到三斤茶叶,按村大村小来分,石家大垸村是全镇最小的村,自然是最少的两斤。石得宝正在奇怪丁镇长怎么杀鸡用牛刀,为几斤茶叶的事还这么正儿八经地开大会,并且一斤一两地分得清清楚楚,丁镇长就开始细说具体要求了。

大家一听说这些茶叶必须是冬天落雪时现采的,不能有半点含糊时,顿时一个个面面相觑。有人忍不住当场问起来,说是茶叶从来都是春天和夏天采摘,冬天采摘这不是违反自然规律吗?丁镇长解释说,这是县里布置下来的,是政治任务,必须不折不扣、百分之百地完成。他还告诫大家,这事不要向外张扬,避免产生不利影响。将来哪个村里出了娄子,就找哪个村里的干部追究责任。丁镇长要各位村长回去先做好准备,哪天落雪哪天就及时动手,到时候他会派人到现场去督察的。丁镇长也不等大家说话,一只手拿起桌子上放着的那只不锈钢保温茶杯,一边起身一边宣布散会。

出了镇委会大院,几位村长在商量找家餐馆点几个菜聚一聚,问到石得宝时,石得宝没有同意,他要到医院去招呼妻子看病。他匆匆地赶到镇医院,找了一阵没看见妻子的人影,回头再看外面的

拖拉机也开走了。他估计妻子一定是看完了病，先回家去了。如果是这样，她的病情一定不算严重，要不然就会留在医院住院。石得宝这么一想，也就放下心来。他扭头走出医院，穿过镇里的主要街道往镇中学方向走。

正在低头走着，街边忽然有人叫他，一看，那几位村长正坐在一家餐馆的门口。石得宝应了一声正想走，其中一个人跑上来扯住他就往餐馆里拖，然后将他按在一张桌子旁，他坐下来一看，开会的村长们几乎都在。石得宝正要开口，有人说除非他老婆要死了，不然就不许他走，因为谁叫他走了又回头哩！另外几个人却说，他们正好可以私下开个会，扯一扯这冬天落雪采茶的事。石得宝本来打算到中学去看看读高二的女儿亚秋，眼看走不脱，他只好安心等酒菜上来。不一会儿就有人端来一只热腾腾的火锅。火锅有脸盆那么大，下面的炭火还没旺，有一股子猫尿臊，但大家都说好香。石得宝也闻惯了。家里存放的木炭，总是猫最喜欢撒尿的地方。一到冬天，只要一点燃木炭，那股浓酽的味道是垸里家家户户温暖将至的前兆。十几个人围在桌旁，挤得像一群猪娃在槽边抢食的模样。也没什么好菜，三斤肉三斤鱼，外加猪血豆腐和腌辣椒，切好了一齐烩入火锅里，锅里才刚刚冒出几个气泡，就有人将筷子放进去捞了起来。

几杯酒一喝，大家就议论起采冬茶的事。村长们一猜就猜出是上面在想新点子给更上面的人送礼。大家都大为不满，说巴结领导也不应该挖老百姓的祖坟。村长们都是内行，他们非常明白，十冬腊月茶树是动不得的，莫说掐它那命根子芽尖尖，就是那些老叶子也不能随便动。不然的话，霜一打，冰一冻，茶树即便不死也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有人开口骂起来，石得宝马上劝开了，说这事还是不在外边议论为好。他这一说，立即就有人问他有什么好

办法。石得宝也没有什么办法，现在茶场都承包到私人，让他们采冬茶等于让他们自己砸自己的饭碗。

酒喝到差不多时，有人提出各个村联合起来进行抵制，这话一出，大家突然都不说话了。石得宝见说话的人很尴尬，就劝他放心，在这儿说的话不会有人往外传，谁要是往外传，他就带头将这些都栽赃到谁头上。他这一说，好多人都连声附和，说是这儿说的话就在这儿忘记，不许带到门外去。渐渐地，又恢复了活跃的气氛，大家不再说采冬茶的事。反正离落雪还早，水还没开始结冰，等事到临头再说，能躲就躲，不能躲时总会有个解决办法的。因为这样的任务完不成除了说党性不强以外，总不至于落得什么处分。

散席时，餐馆老板一算账，每人也就十一块五角钱。大家分别拿了自己的那份发票，付了钱，出门后各奔东西。

石得宝依然往中学方向走。出了镇子，过了一道小河便是中学，操场上到处都是蹦蹦跳跳的学生，石得宝一不留神，一只皮球刚好砸在他的身上。学生们有些不好意思，他摸着砸着的部位说没事没事，并一伸腿将皮球踢了回去。操场上没有亚秋的影子，寝室里也没有，虽然还没到上课的时间，他还是找到教室那边，一看亚秋正在那里埋头看书。石得宝从口袋里摸出五块钱递给亚秋，他叮嘱女儿不可太用功，该休息还是要休息。亚秋说期中考试她只得了第二名，期末考试时她一定要将第一名夺回来。见亚秋这副用功的样子，他心里想好的事有点不好开口，犹豫一阵他还是说了出来。他要亚秋今天下午下课后一定回去一趟，看看妈妈，顺便帮妈妈将马桶倒了。亚秋噘着嘴说爸爸和爷爷都是封建脑子，对马桶连碰也不愿碰一下。石得宝还要说什么，上课的铃声响了。

回家时，石得宝拦了一辆回村里去的机动三轮车，大家都管这种车叫“三马儿”。石得宝同车上的人一样付了两块钱，开三马儿